

浅议“吾与点也”

从牟平城南岵山余脉金代摩崖石刻,想到孔子心中的与民同乐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967066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264003



□老方

孔子让弟子们谈谈各自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谈到治理国家或为官从政的打算。曾点(字皙,子曾参,父子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却这样回答:“莫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白话是说:“暮春时,穿着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位好友,六七个孩子,在沂水边洗洗澡,在雩台上迎风舞之,一路唱着歌儿归来。”

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向都“哂之”,一笑而过。听了曾点的志向却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长叹一声道:“我和曾点的志向一样啊!”

“吾与点也”成为后世文人仰慕的精神境界,纷纷赋诗渲染这种自然性情的流露。如晋代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唐代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宋代黄庭坚“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等诗句。

近期在牟平城南的岵山余脉发现金代大定十八年摩崖石刻一处,我前去观摩多次,现把石刻文字标注如下:“本邑于一郎、李贤望、鞠□、栾穉从郭三石匠廿三人,喜神破盘,醉舞而归。大定十八年五月廿四。”

石刻记载的内容是:金世宗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五月廿四这天,宁海州的一群乡民,结伴登上岵山,在山顶宽敞的大石砌上,摆好供品,隆重举行仪式,祭祀喜神的降临。仪式完毕,众人分享丰盛的食物,觥筹

交错,放浪形骸。最后临崖刻字纪念,醉舞而归。

石刻中“喜神破盘”、“醉舞而归”等词句读来赏心悦目,颇有旷然欲仙之气,体现了乡民徜徉山水间的狂态逸情和放浪自得之志,这与孔子“吾与点也”的超然尘世的境界是何其相似!

金世宗素有“小尧舜”的美誉,他在位近三十年的大定时期社会较为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信仰自由。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全真道派即创建于此时期的胶东半岛。时“醉舞而归”的乡民们真实反映了这一安祥的时代背景,这在大多处于苦难历史进程中的平民百姓是多么难得啊!这种“吾与点也”的境界能在民间普遍的实现正是欲乐而不得或故作自乐的孔子和历代文人们所深深向往的。

孔子生于动荡变革的年代,挫折一生。他怀抱治世的理想,颠簸流离于各国之间,曾被拘于匡,困于陈蔡,屡屡如丧家之犬。李白就笑过孔子:“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是真笑话孔子不懂生活吗?供奉翰林的李白遭排挤而出长安隐居于庐山,沉浸于山水间,这种谪仙的生活真是李白真心向往的吗?又如力辞彭泽令隐居山野的陶渊明,屡遭贬职中年后信仰佛学的黄庭坚,这种后世文人们普遍“进则入世,退则出世”的人生态度看似比自甘困顿的孔子潇洒些,其实,他们矛盾痛苦的心路历程又有谁能真心理解得了呢?

原来,与民共乐才是“吾与点也”的初衷。

陈光标又发大奖了,徐州沛县电视台新闻编辑郭元鹏日前写了一篇评论,认为产生雾霾天是污染企业等群体的责任。陈光标在网上看到后,当即要奖励他一台小排量轿车、20万现金、两万元加油卡。说起标哥,他与烟台还有另一段缘分……

贫富之交

□安家正

张克征是烟台官家岛农民,凡人,陈光标是北京大慈善家,达人。两人的财富之差,八竿子拨拉不着,然而,却结成了“对子”。张克征书赠他一幅嵌名对联:光耀天地灵气善心行德;标新仁义汇聚财富万家。

陈光标2012年秋造访烟台开发区,与之往来的人,自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农民会成为他的“粉丝”,瓮门见面,畅谈各自财富观。陈光标一句:“发了财的人心目中应当首先想到别人。”令张克征眼前攸地一亮:“好!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为此,农民张克征大为振奋,他对自己的作家朋友,白丁文人反复讲:“日子过好了,干嘛要‘仇富’?改革开放是伟大的时

代,造就了陈光标,也成就了我张克征,让我的根走向了世界,我做梦都想笑。”老伴戏谑地说他“穷酸”,他哈哈大笑“因为穷,才酸。”“没念书,当不成穷酸秀才,就当个酸味的穷人吧!”

张克征的根雕已经成为了“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也多次当成市级的礼物扩充了烟台的知名度。不知道多少人用巨金求索,但张克征却说:“我的根雕,一个不卖!”这话不准,他卖过,是在烟台首届慈善募捐活动上,他把拍卖的钱全捐了,换了一纸证书。

陈光标因为交了朋友而欣喜:“想不到在烟台,还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没有学历,却有真正的文化,一颗善良的心。”

两人成了朋友,农民张克征书赠对联,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

别了,老烟大市场

□谢恩玉

2012年12月27日,是烟大市场最后的营业日。

从理性上,我们能理解关闭烟大市场的意义,而且,原来的商户会统一搬迁到康惠商贸城,并不会给烟大师生带来不便。但从情感上,一想到那个承载在所有烟大人青春记忆的市场不复存在,心中不禁觉得空荡无主。

作为烟台数得着的脏乱差城市死角,老烟大市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烟大学子们的购物天堂而存在的。

衣服质量没谱却也便宜,老板吆喝一嗓子“80块,拿走!”囊中羞涩的学生们还是不依不饶,“40块卖不卖?”

餐馆卫生糟糕却也实惠,几个好友,几个小菜,倒上几杯啤酒,这就是曾经无数学子们廉价而快乐的青春。

着再去老烟大市场逛一遭。我不知道下一次再有朋友来,喊上一嗓子“去市场”我该如何应对,难道说一句“我们的市场早已不在”了吗?

在这里,我们买过自行车,袜子、拖鞋、水果……路过街角的“两元店”,听着店里每次都要哑然失笑的“小喇叭广告”,“全场两元,全场两元,不用怕吃亏,不用怕被宰,拿啥啥便宜,买啥啥贱。”

这是一条攒聚着职业小偷,男女情侣和落魄学生的商业路;这是一条摆满了各色商品和青春记忆的闹市街;这是一条头枕着烟大清晨和市井黄昏的生活巷。而如今,它离我们而去。

已经离开烟大人故地重游,会发现烟大对面干净了、漂亮了、繁华了,却再也无从在一堆杂乱与喧嚣里再度重走青春;即将来到的烟大的孩子,听闻“老烟大市场”也会成为一个不曾亲临、不曾浸泡、不曾感触的陌生存在。

我们情愿再去烟大市场丢一次手机、买一次假货和小老板吵一次架,但这已不能回溯。美好的、糟糕的、搞笑的、痛苦的,青春里的一切都是有去无回的单行线。

再见,我们的市场,感谢在这里陪我们哭过、笑过、牵手过、拥抱过、勾肩搭背过抑或只是平行走过的每一个人,青春万岁!

读了本报“实体书店经营困难”的报道,老读者范崇义来信呼吁全民读书

从袁枚授书助人说起

□范崇义

袁枚(1716-1797)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他23岁考中进士,出任过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县知县,以干练闻名于当时。刚40岁就不再在意仕途,在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下修筑园林,名曰随园,以吟咏著作为乐,世称随园先生。他擅长古文和骈体尤工于诗。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辑为《随园全集》传世。

袁枚是个助人为乐的人。《黄生借书说》一文,出自《小仓山文房集》,摘录于下: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蟭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

为一说,使与书俱。

袁枚先生这番关于借书的论述,我想,对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仍有着启迪和借鉴意义。他在借书给黄允修同时,写给他这个切身经历和论述,语重心长。他列举那些拥有书记并不很好读书的事例,说明“书非借不能读”。因为知道好不容易借到且须迅速归还的书籍实在可贵,促使自己读得刻苦专心乐在其中。古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书店甚至可网上购书,也没有现代样式的图书馆。无钱买书的青年读者,只能向私人结束,这是件十分困难的事。袁枚本人就因年少时家贫买不起书,何其尴尬与失落!现在我们读书条件多好,买书借书都方便。别说大中城市有各类图书馆,就是小城镇或机关、学校,大都建有图书室或阅览室,比古代黄生之遇袁枚幸运多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全国上下提倡全民读书,读书的环境、氛围和条件,正不断得到改善。

一个只有被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真正充实的无畏的人;一个只有被知识武装起来的民族,是不可被战胜的民族。正如前些年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倡导的:“我非常希望提倡全民读书。我愿意看到人们坐地铁的时候能手里拿上一本书,因为我一直认为,知识不仅给人力量,还给人安全,给人幸福。多读书吧,这就是我的希望。”



特色原浆 健康时尚

“祥府家酒”水果白酒酒质清澈透明,入喉绵柔温顺、无明显辛辣刺激,既有独特浓郁的果香,又有传统白酒的醇厚与舒爽,回味悠长,具有“好喝不上头”的特点,实为倡导健康、引领时尚、激发活力的新一代白酒的上乘之作。

JISI 吉斯集团 荣誉出品

烟台吉斯波尔葡萄酒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 400-658-2211

http: // www.gisbelle.com

祥府家酒

开启水果白酒新时尚

正宗烟台特产

烟台旗舰店:芝罘区南大街西首150号附1-1-5号 电话: 0535-6694999